

# 英译汉中“心”的隐喻重构 ——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考察

贺文照

(嘉兴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提 要:**汉语中的“心”可以用来喻指很多抽象的概念。王文斌(2001)、齐振海(2003)和吴恩锋(2004)的研究表明,汉语中的“心”和英语的heart在隐喻认知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运用汉英平行语料库,依据张建理(2005)给“心”的语义分类为翻译标准,考察汉语“心”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模式是如何被转换到英语中去的,可以验证这样一个假设,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隐含在“心”中的认知模式的影响。

**关键词:**心;隐喻;翻译;平行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3831(2008)02 - 0129 - 06

##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with “Xin”(heart) in Chinese: Based on Instances from a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HE Wen-zhao

**Abstract:** The Chinese “xin”(heart) can be metaphorically referred to a great number of abstract concepts.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Wang Wenbing (2001), Qi Zhenhai (2003) and Wu Enfeng (2004) reveal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xin” and English “heart”. 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how the cognitive patterns embodied in Chinese “xin”(heart) are transferred into English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based on the semantic network of Chinese “xin”(heart) established by Zhang Jianli (2005), working with the instances extracted from a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has tested the hypothesis by statistics that the translator gets the cultural influe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Key words:** xin (heart); metaphor;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 1. 引论

近年来,国内专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中的“心”隐喻范畴化系统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王文斌(2001)认为,汉语“心”的隐喻主要体现于空间意象,具体表现为三维、二维和一维三种形式。汉语“心”就是这样通过空间隐喻来组织知识,表达和“心”相关的各种抽象概念。除了“心”的空间隐喻外,齐振海(2004)还对“心”的实体隐喻范畴化系统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另外,齐振海(2003)试图用语料库的途径对汉语中的“心”以及英语中的“heart”两个隐喻概念展开对比研究,虽然论文结果并未实现其初衷,但是,齐文在“心”的隐喻概念研究方面打开了英汉对比思路。张建理(2004)则从转喻和隐喻入手对汉语“心”的语义网络系统展开了深入地整理挖掘。吴恩锋(2004)在指出齐文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英汉中“心”的空间隐喻和实物隐喻进行了对比。透过齐文(2003)

和吴文(2004),我们看到,在英汉语“心”的概念隐喻系统中,都存在以下意象图式:

(1)“心”是实体,因而心有了这些实体的特征,如,轻重、大小、冷热等;

(2)“心”是空间,其中又有一维、二维和三维空间的差别。

(3)“心”是容器,能够开合、关闭。

认知隐喻研究现在主要面临两大课题(蓝纯,1999)。一是在英语以外的语言的隐喻系统做大量的基础研究,以证明通过抽象思维都是通过隐喻进行的。其次,是有关隐喻概念系统的普遍性和相对性。毋庸置疑,以上文献中提到的研究一方面对汉语中有关“心”的隐喻系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述,比较研究也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在和“心”相关的概念系统上的隐喻认知相同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隐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然而,我们也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中相关隐喻系统概念之间差异旁及很少,而“这却是亟待扎扎实实的对比研究来回答的问题”(蓝纯,1999)。一种语言往往包含着成千上万的隐喻概念。由于各民族生存环境的历史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各自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不同,不同文化中的隐喻系统应该存在差异。(蓝纯,1999)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检索出“心”的隐喻译例,通过考察其翻译,分析汉语中以“心”为隐喻的认知模式是如何被转换到英语中去的,在此基础上透视文化对隐喻认知模式的影响。

## 2 语料来源及处理方法

### 2.1 语料的来源及提取

本研究使用的平行语料库来源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创建的通用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王克非等,2004)。本研究检索的汉英子库容量为约为104万汉字,其中文学语料约为45万字(对应英译文约为34万词),非文学语料约为59万字(对应英译文约为41词)。另外,英汉子库容量为68万词,其中文学语料约为39万词(对应汉译文约为65万字),非文学语料约为28词(对应汉译文约为50万字)。具体数据请见表一。

表一

汉英子库	文学语料	原创文本(字)	翻译文本(词)
		450779	349189
非文学语料	原文文本(字)	翻译文本(词)	
	597654	417416	
英汉子库	文学语料	原创文本(词)	翻译文本(字)
	392018	655871	
非文学语料	原创文本(词)	翻译文本(字)	
288466	508074		

我们用 Michael Barlow 的 Paraconc Version 1.0 检索出带“心”的句子以及和这些汉语句子对应的英语译文。通过筛选,去掉不符合条件的例子,最后得到相应的文学例句 1777例,非文学例句 51例。从语料的检索结果来看,汉语中的“心”主要用在以渲染情感为主的文学作品中,在非文学作品则使用得很少。考虑到心的这一分布差别,本文将研究集中在文学语料上。另外,本文着重考查汉语“心”的隐喻翻译,所以,我们的研究选择以汉语为原创文本的汉英文学子库。

### 2.2 语料的分类和统计

接下来,我们将对检索出来的语料,根据汉语“心”的隐喻意义进行分类。分类的目的有二。其一,以便在统计的基础上把握“心”的隐喻分布;其

二,后面我们将以语义分类为参照,考察在翻译过程中,认知模式所发生的变化。

我们首先涉及到隐喻的概念问题。Lakoff和Johnson对隐喻的界定比较宽泛。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有别于传统修辞学中的隐喻,他们从认知的角度来界定隐喻,把转喻、提喻等都划为隐喻一类(束定芳,2000:11)。在本文中,作者采纳Lakoff等人对隐喻的定义。

王文斌(2001)考察汉语“心”的隐喻仅限于空间隐喻,齐振海(2003;2004)也只涉及到了“心”的空间和实体隐喻。事实上,汉语“心”的隐喻远比这些都要复杂。张建理(2005)从隐喻和转喻两认知角度入手,系统地调查了汉语“心”的隐喻意义网络。张建理将“心”的隐喻分为实体、中央、黑箱、思维与思想,意念与愿望,整理与公理,情感与情绪,情谊与友情及珍宝,一共九类。要对“心”的隐喻进行分类统计,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细密的分类框架,以便于尽可能涵盖更多的语料,同时能够比较清晰地划分各类语料之间的界线。不过,过细的分类也会给语料的分类操作增加不少负担。相比而言,张建理的分类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我们根据张建理的框架对前面2.1部分检索出来的文学语料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见表二。

表二

A	B	C	D	E	F	G	H	I	本义
364	12	43	239	92	13	165	179	14	55

说明:A.心是实体

B.心是中央

C.心是黑箱

D.心是思维、思想

E.心是意念、愿望

F.心是正理、公理

G.心是情感、情绪

H.心是情谊、友情

I.心是珍宝

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张建理(2005)中的语义分类对语料进行归类时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有些语料具有双重属性,比如,

(1)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门:道是那么直,他的心更不会拐弯。

Walling south from the Xisi Arch through Xuanwumen Gate, the road stretched straight before him and he felt even more at a loss

根据张建理的标准,我们可以把“心更不会拐弯”归于A类的实体隐喻,同时也可以将其归于G类的情感和情绪隐喻。所以,表二中数据仅仅作为

把握心的隐喻认知分布的参考。

我们将语料进行分类的另外一个目的,将以分类为参照,考察汉语中心的隐喻认知结构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转换到英语中去的。具体的分析考察过程请见第三部分。

### 3 “心”的隐喻翻译考察

翻译过程中涉及语言,但是,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涉及到认知活动。隐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具有其普遍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具体的隐喻概念在不同文化中都完全一致。即便是像“心”这样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同时存在的隐喻概念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以下我们将通过考察汉语“心”翻译状况来透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认知上的相似之处和差异。

无论汉语,还是英语都存在“心”的诸多隐喻,而且有不少隐喻在汉英两种语言中,都有相同或者相似的隐喻意义。这说明,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诸多相同或者相似的体验,而基于相同或者相似的经验之上的,以“心”为源域的认知模式也很容易被英语环境下的人们理解和接受。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心”都可以引申指爱情和同情这两种抽象的思想感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心”的隐喻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相差还比较大。比如:

(2)为这点事,他自己放不下心;对别人,甚至是对曹先生,时时发楞,所答非所问。

He was so preoccupied that he often gave the wrong answers when questioned by others, even Mr Cao.

汉语中通过高高悬挂着“心”来这一具体而形象的方式来映射较为抽象的思想上的负担这一现象。英语中似乎缺乏这样的经验,所用的 preoccupy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东西将人的思想全占满了,而思想成了一个有形空间似的。有些即便是同时用到“心”,表达的隐喻概念也相似,而其中的认知模式结构上仍然存在差异。比如,汉语中的心下沉这一体验喻指失望,而英语中 one's heart sinks in one's boots (or shoes) 喻指极度恐慌和沮丧的心情。两者在意义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产生两个隐喻的体验基础是有差异的,汉语中的心沉比较模糊,心沉的幅度如何不明确,而英语中的心则沉到了鞋子中,似乎到了人身体的最低底线了。

笔者对 2.2 部分检索出来并处理过的 1777 对汉英例句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考察的目的是归纳“心”的隐喻的翻译方法。考察结果发现,译文中

除了完全移植原文中的隐喻模式结构以及完全重新构建一个不同的隐喻这两种极端的方法外,还存在一些介于两极之间的折中方法。此外,还有少数译例中,对原文中的隐喻弃之不顾的方法。为便于操作,笔者归纳的方法有五类,分别为完整移植法,部分重构法,完全重构法,直白抽象法和省略不译法。

现结合语料库中检索出的例句进行分析。

#### 3.1 完整移植法

这是指译文中基本完整地移植了汉语中的相应隐喻认知模式的一种译法。比如:

(3)现在,他自由的走着路,越走越光明,太阳给草叶的露珠一点儿金光,也照亮了祥子的眉发,照暖了他的心。

Now he was walking finely along a road that grew brighter the further he walked. The sun made the dew-drops on the grass sparkled, shone on his eyebrows and hair, and warmed his heart.

“照暖了他的心”表示人处于情感愉悦的状态,而译文中的 warmed his heart 不仅在文字上非常贴近原文,而且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这一意义源于这样一个隐喻,心是实体,可以加热升温,而人们共同的体验是,加热升温会让人感觉愉悦。又比如:

(4)他没和任何人这样亲密过,虽然是出乎其来,虽然是个骗诱,到底这样的关系不能随便的忘记,就是想把它放在一旁,它自然会在心中盘绕,像生了根似的。

Never had he experienced such intimacy with anyone before, and though he had been taken by surprise and seduced, it was still not a relationship that could be easily forgotten. Lien as he tried to brush it aside it quite naturally twined itself round his heart, as if it had taken root there.

完全移植原文中的隐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译者完全将原文汉语文本中的隐喻结构照搬到英语中,如:

(5)有人心的给我出十大枚的礼,我不嫌少……

Those with a heart can give me ten coppers as a present and I won't think it too little.

例(5)中,英语译文中移植过来的这个隐喻不能激活英语本族语者认知,原因是在英语中, those with a heart 仅仅具有字面意思,不具备映射到一个新的认知领域的功能。汉语中的心远比英语中的隐喻含义丰富,此处“心”喻指意愿。

#### 3.2 部分重构法

这是指在译文中部分保留原文中的认知结构

特征,同时,为适应不同的环境又增加部分新特征的翻译方法。

(6)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he forced the last vestiges of his strength into his hands and feet, his mind an utter blank

例(6)中心的隐喻翻译看似完全对等,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汉语中的心虽然已经通过隐喻方式用来指抽象的意识,却源于实体的心;而英语中的 mind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指记忆,思想和意图等。当然,在部分重构的过程中,本例的英译中也保留了汉语“心”所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便是“心”被当做一个二维的空间(王文斌,2001)。

(7)自己素来不大爱说话,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万语在心中憋闷着,非说说不痛快。

Though normally not a man of many words, today it was as if he had thousands of them pent up inside him, choking him, and he just had to get them off his chest

例(7)中汉语的“心”被当做一个容器,而且这个容器的容积有限,里面的内容过满,有可能冲出来。这是汉语中一个用途广,非常普遍的一种隐喻方式。比如,“心里憋得慌”,“心被欲望无限膨胀而扭曲”,“心里充满了恐惧感”等都属于这一类隐喻。一般来说,英语中的“心”也有容器隐喻这种方式,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其与汉语“心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所以,在英译的时候,译者保留了容器这种意象图式,只不过隐喻的源域换成了人体这一“容器”。

### 3.3 完全重构法

完全重构法是指在译文中不保留原文中的隐喻认知结构,重新构建一个对应的隐喻。当译者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一个和原语认知结构特征吻合的已有认知结构来阐释原语中的经验时,而将原语中的经验逐字译成目的语又无法让目的语读者接受时,译者也许会选择从目的语中选择一个能够喻指类似抽象概念的隐喻解释原语中的经验。如:

(8)他狠了心。

Doggedly he gritted his teeth

例(8)汉语中的“狠心”用心的隐喻来表示抽象的“不顾一切”,这样一种坚定的意志,隐喻的源域为心,比较内隐。表示类似的抽象概念,英语中用的是 grit one's teeth,该短语原义是咬牙的意思,隐喻的源域为咬牙这一动作,较为外显,更为具体。

(9)马上去要,恐怕老头子多心。

The old man would probably smell a rat if he were to claim them now.

“多心”是过于敏感,对某件事情产生怀疑的意思。对怀疑这一抽象概念的认知是通过人们对“心”的体验为源域的。在我们的古人看来心本身是感知和认识的器官,而多心则意味着心在这方面的能力强于一般水平。英语成语 smell a rat 意为感到事情不妙,本意为嗅到了老鼠,老鼠则喻指某种不好的兆头。尽管意思比较接近,而二者之间在认知体验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 3.4 直白抽象法

直白抽象法是指翻译时放弃在目的语中重建隐喻的做法,而是采用直白抽象的方法来阐释原文中相应隐喻的认知内涵。抽象也是思维的一种方式之一。在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时,人们有多种选择,隐喻的方式或者是直白抽象的方式。直白的方式涵盖力强,但是,一味使用,也会令人生厌,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如此。

(10)及至见了她,他把这句话在心中转了好几次,始终说不出来,他的嘴没有那么便利。

When he saw her, however, although he had repeated this several times to himself he couldn't somehow bring himself to say it

“在心中转了好几次”将心看成一个空间,反复思考这样的思维活动犹如有形实体可以在其中来回转动。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的是英语中比较直白抽象的方式来阐述汉语中隐喻方式来表征汉语原文中的这一思维活动。

(11)然后向大家低声的:“孩子心重,甭提多么要强啦!”

In a lowered voice he continued, “The lad takes things very seriously, he's so set on making good”

例(10)中“心重”意指思虑过多。尽管英语中 heart 可以当做有轻重的实体,如 a heavy heart,但是,也许是由于英语中心的隐喻方式不如汉语中心隐喻那么普遍和多样化,译者选择了在上例中一个比较直白抽象的方式来阐释汉语中相应概念。

### 3.5 省略不译法

省略不译法是指在译文中将有关“心”的隐喻弃而不译的做法。这其中有些是因为译者将原文中“心”隐喻当作冗余信息处理,如汉语中“心里”,“心中”等词。如,

(12)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

As he ran, he felt he was suffocating and his lips became parched. He wasn't thirsty, yet the mere sight of water set him craving

(13)心中不知怎样好。他出去买了包“黄狮子”烟来。坐在炕沿上,点着了一支烟;并不爱吸。

Not knowing what to do, he went out and bought a packet of cigarettes, then sat on the edge of the bed to light one, not that he had ever liked smoking

汉语中很多意识,思维活动中的活动似乎需要“心”来参与,或者是发生在“心中”、“心里”或者“心上”等,而英语中“心”对人们思维发挥的所发生的作用显然不如汉语中的“心”那么广泛。在翻译中,汉语中的“心”在认知领域所起的作用则无法在英语中完全体现出来。从信息传达角度来看,翻译过程中将“心里”、“心中”等词作为冗余信息省略无可厚非。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我们却发现,这一做法很可能是由于汉语中的“心”的很多隐喻性认知结构或者某些结构中的不同程度的特征无法完全移植或者转换到英语中去的缘故。

另外,在语料库中我们还发现一些例子中“心”的隐喻不省略,但是情况却和上面不同。

(14)白教你们拉一天车,都心里给我多念道点吉祥话儿,别没良心!

You have a day's free pulling so try and be decent, and wish me good luck, will you?"

(15)去,去要个单子来,你不会写,我给你填上,一片好心!

Go and get an application form. If you can't write, I'll be glad to fill it out for you

例(14)中的“心”是正理、公理”(张建理, 2005)的意思,“良心”意为是非对的正确认识,为其典型用法。用心来表示公正和公理,这反映了中国人的认知世界的独特体验,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概念,也许译来会过于烦琐,所以译者避而不译。

例(15)中的“心”被隐喻成二维空间(王文斌, 2001),“一片好心”表示一个人做事情的思想境界高,译文中显然没有将这一认知结构译出。

为从整体上把握翻译“心”的隐喻过程中的状况,我们将以上五中方法使用的频率百分比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三。

表三

	所占百分比
完整移植法	19.1%
部分重构法	10.4%
完全重构法	14.2%
直白抽象法	42.1%
省略不译法	14.1%

从表中的百分比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在五种方法中,部分重构法、完全重构法和省略不译法三种方法使用频率方面虽然有一定差异,但不明显。使用频率较高的两种翻译方法是完整移植法和直白抽象法。

如前所述,完整移植法是指在译文中基本完整地保留汉语“心”原有隐喻认知结构特征的一种翻译处理方法。笔者对于这一方法使用比较普遍的原因作了一个假设,即译者受到汉语原文中“心”的隐喻认知模式的影响,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不自觉地尽量将这种认知模式完整地移植到英语中去。为验证这一假设的可靠性,笔者将 heart 在表一翻译文学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和 heart 在英语原创文学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见表四。

表四

	语料库规模	Heart 出现频率
汉译英翻译文学语料库	349189	303
原创英语文学语料库	392018	232

经计算,  $\chi^2 = 19.4 > 6, P < 0.01$ 。这在统计学上证明, heart 在汉译英文学语料库和英语原创文学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有显著性差异,即 heart 这个词在汉译英文学语料库中存在过度使用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汉语中“心”的隐喻认知模式对译者的影响,这就解释了完整移植法频繁使用这一现象。

至于直白抽象法使用频繁的原因,笔者认为有文化和语言上两个方面。我国古代认为,心脏是人的思维或心理活动的器官。《国语·周语》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王阳明说:“无心外之物。由此便衍化出诸多有关心的隐喻用法。在汉语中,心成了思维、智慧、思想、情感、情谊、情绪、公理、公正等等抽象概念的外在表征。无论是日常生活、哲学、艺术、宗教、政治领域,心都被频繁地使用来喻指人们抽象的认知世界。因而汉语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心的隐喻用法,这和中国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比较而言,西方传统上将人的理智和情感比较清晰地划为两个不同的器官司管,心主情感,头主理智。所以,我们在英语中发现,和心有关的隐喻,大多是和爱情、勇气、同情、恐惧等内容有关表达,心用于指思想的情况少见,至于在哲学和宗教上形成系统的思想流派更是闻所未闻。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在汉语和英语,“心”的隐喻使用频率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在翻译汉语“心”隐喻过程中,当采取其它方法不妥,或者

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译者有可能会采用一种直白,抽象的方法来阐释汉语“心”的隐喻内涵。当然,这种方法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权宜之计。虽然直白抽象法能够将隐喻中的抽象概念解释出来,但其中的反映一种文化的认知模式被丢失了。

#### 4. 结语

笔者尝试用汉英语料库的方法来考察汉语“心”的隐喻英译的状况。我们发现在翻译汉语心的过程中,基于英汉之间存在“心”的隐喻认知方面的相同之处,译者采用完全移植、部分重构等方法来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契合之处。同时由于在英汉语之间“心”的隐喻性认知结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译者采用了完全重构,甚至省略不译等手段来处理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认知上的差异。另外,笔者还对造成两种语言中“心”的隐喻性认知差异进行了文化上的分析阐释。

\*本文使用的英汉双向平行语料库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创建,对该中心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另外,在语料的处理过程中还得到了英国兰肯斯特大学的萧忠华博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 参考文献:

- [1]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4).  
 [2] 齐振海. 论“心”的隐喻——基于英、汉语料库的对比研究[J]. 外语研究, 2003, (3).  
 [3] 齐振海. “心”隐喻词语的范畴化研究[J]. 外语研究,

2004, (6).

- [4] 王文斌. 论汉语“心”的空间隐喻的结构化[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1).  
 [5]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J].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 吴恩锋. 再论“心”的隐喻——兼与齐振海先生商榷[J]. 外语研究, 2004, (6).  
 [7] 张建理. 汉语“心”的多义网络: 转喻与隐喻[J]. 修辞学习, 2005, (1).  
 [8] Alvarez, Antonia. On Translating Metaphor[J]. *Meta*, XXXV III, 1993, (3).  
 [9]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0] Maalej, Zouhair. Translating Metaphor Between Unrelated Culture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Z/OL]. Available at: <http://simsim.rug.ac.be/Znaalej/transmeta.html>.  
 [11]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2] Tirkkonen-Condit, Sonja. Metaphors in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Products[J/OL]. March 10, 2007, Available at: <http://ddd.uah.es/pub/quadems/11385790n6p11.pdf>

收稿日期: 2007 - 09 - 18

作者简介: 贺文照, 男, 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 陈宁

## 来函照登

本人的文章《论“忠实”作为翻译标准及其意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参考了黄天源先生的《误译存在的合理性与翻译质量评价》(《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的观点和内容,但在撰写过程中由于匆忙和疏忽,没有作注,在此,向黄天源先生致以歉意,并愿以此为鉴,加强对学术规范的重视和学习。

陈新良  
2008年1月1日